

古
今
小
說





第十卷

庶大尹見斷家私。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三田。質荒和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相持螭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爲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

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乖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甚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札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受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

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
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
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
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
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
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
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
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
田地，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
光光沒得承受，反爲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

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兄弟，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頭，學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

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

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見成茶飯，豈不爲羨老子搖著頭，說出幾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穿其喫，直待兩脚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戶人家肥鵝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庄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着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

子雖然村粧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裁葱，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着綾羅，點景野花。羨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

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庄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腳，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

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
桂，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
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庄的訪得的實
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
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
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豈不充足食，自不須說連你
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
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
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庄的
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皇曆看個吉

日又恐兒子阻擋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親成親之後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爲證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髮紅粧枯藤纏樹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個心中淒楚一個暗地驚慌只愁那話忒郎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村撒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真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個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眾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美面

前雖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談論道：這老人成後，正經一托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寄開，又撒嬌撒痴，要漢子製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作

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搶老公的。太歲在啗，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啗爹不明，就叫衆人喚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啗們叫他娘不成？啗們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啗們顛到受他，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囀囀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

氣衆人也。都相安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端著
眾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
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
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
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
爲壽誕，二來小孩兒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
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
上壽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
六十而精絕，况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
這孩子不知那里來的，雖種決不是嚼爹嫡血，我斷

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裡。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週歲，整備做華誕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着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仇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閑寢，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

得要在大兒子手裡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
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
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
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
俐又忒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
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菓酒領他去拜師
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小叔侄
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
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已排行先自
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

叔從小叫慣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子，真他做也沒幹，由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腳慢，拌着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攪到醉翁牀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姜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却尚身寒不

動掉不得。梅氏坐在床頭前，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得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張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

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飢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垂淚，指着那孩子道：「這一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鬘托出都紀與

知了真特
以此老大
有餘

大兒子子，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墮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梅氏道：說那里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况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及

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終身麼？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挑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濶三尺長的一個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兒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怕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

收了軸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終了，
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

作家辛苦着何由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

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把自已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梅氏貧而
有竹非此
地不能保
孤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
改造，真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
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
杌，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鬢，
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
每日是他厨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
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吃，早晚做些
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
東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
人，又尋媒，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

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寬
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
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
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哇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
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瞞他
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裳，梅氏回他沒錢
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
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
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
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

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線太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
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
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
好惹的纏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
不以爲然想着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
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
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
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這話好生奇怪
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
親逕到大宅裡去尋見了哥哥叫聲作揖善繼到吃

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耻笑，特來尋哥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箇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于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撿掇，到此討野火吃？」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

身之處善述道：「一般是老爹七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難道誣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抵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口裡。」雖如此說，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証：

少年嫠婦擁遺孤

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缺孝友

同伎一樹州棠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藏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長兄、招個不是、善繼兀自怒氣不息、次日侵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共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撻他出去、只因善繼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侯老爹七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這發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

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書，那個還肯多情做開家，都將好着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惡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關，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冊子的也，只說道：男子不吃分時飯，女子不着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靠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持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因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眾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搬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雇了生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疎，是多

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任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賠根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

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
誌再三囑，付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
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只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
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
一看。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裏
面，又有一重袖紙封裹着，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三
尺長的小軸兒，挂在牆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陳
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
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畫得栩栩如生。懷中抱
着嬰兒，一隻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

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擡着猪羊大禮祭賽閻聖，善述立住腳頭看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問看。問着衆人道：「你們今日爲甚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中？」人道：「本縣向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個月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

月餘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囚下尋覓，並無踪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浮出一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縣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

出牌向人覆審。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斑草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歿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滕爺道：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里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

舉明

續。湊與他的。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入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入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却又教導那婦人告狀。然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按指。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

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拶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吃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寧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却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成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

落却被滕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隣，闢出公分，替小人養神。老爺，你道有這般寬事麼？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逃聽在肚裡，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母子尚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箇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搯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

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幅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娶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一個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到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苦我斷不出此案，枉自聰明一世。」

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知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鬟送茶來吃，將一手去接茶，驪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既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晒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必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

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罇，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罇，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

年月日花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過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着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看頭一敲，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送來見

我自有的話說却說倪善繼獨吾家私心滿意足日日
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
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
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
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
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
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
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曾逐他其
家財一節都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并不
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里善繼道見在家

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內皆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偽也未可知念你是緝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於他回家去訖自往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着父親分開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

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夥三黨之親自從兒未守志
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食歲時也不曾酒盃相及
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開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
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吃明日見官旁觀動靜
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與詞

自是爲兒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疋絹贖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選了一
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廩大尹大尹
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執

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麼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
有却是保全孩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思相只看家
私簿上數目自然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
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
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
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
候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熬
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
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
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

不作大望
望乃易泰
是滕公道
作地加處

好發。賓客各后自打點。見官的。話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準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息。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蓋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么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恭。口裡應對。俗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衆人都吃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

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叙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踞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問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裡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

慶大尹行
取生不損
取生不損
振入異姓
也

子、既生者、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
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
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收揖、口稱、晚生
便去、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
西看、問道、倪爺那里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麼倪爺
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
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
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纔
長長的身兒、瘦上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
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齒、一筒皂靴、紅袍、金帶、可

巧哉

是倪老先生模樣麼。說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是空題目

惟有鬼神不敢謊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偏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廳推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何如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個大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開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

繼許多不是這個老先兒也是沒至意的。喚倪善述
過來既然分關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你善述
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
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
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
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勾便宜
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
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卻來做個證見方
纔倪老先生當面寫付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
作五鑽當與次兒善繼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即使

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豈不敢爭錢？大尹道：你死爭執時，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罈。發起來時，罈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罈銀子，上秤稱時，秤來該是六十二觔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里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罈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罈，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罈金千，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

較善述
殺大尹
殺善述

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鐺，五鐺是銀，一鐺是金。善繼看着許多黃白之物，眼裡都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多謝。恩臺王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

這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櫃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勝大尹之手白白裡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

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鐲銀子，
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
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
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善繼歿後，兩所大宅子都賣
與叔叔善述管業。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
以爲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

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

却教歿父養生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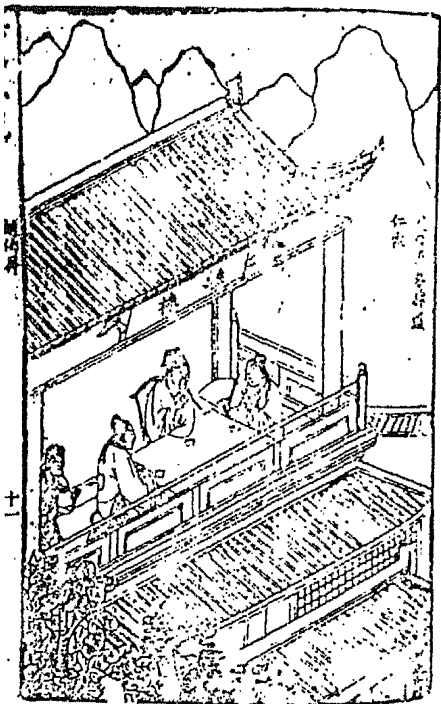
軸中藏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以存些公道好

不生爭競不與詞

十卷





西川制置使
人修天
置置置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三寸舌爲安國劍

五言詩作上天梯

青雲有路終須到

金榜無名誓不歸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有一箇秀才姓趙名旭字伯昇乃是西川成都府久氏自幼習學文章詩書禮樂一覽下筆成文乃是箇飽學的秀才喜聞東京開選一心要去應舉特到堂中稟知父母其父趙倫字文寶母親劉氏都是世代詩禮之家見子要上京應舉遂允其請趙旭擇日束裝其父贈詩一首詩云

但見詩書頻入目

莫將花酒苦迷腸

來年三月桃花浪

奪取羅袍轉故鄉

其母劉氏亦叮嚀道：願孩兒登奪魁名，不負男兒之志。趙旭拜別了二親，遂攜琴劍書箱，帶一僕人徑望東京進發。有親友一行人送出南門之外。趙旭口占一詞名曰江神子，詞云：

旗亭誰唱渭城詩，兩相思。怯羅衣。野渡舟橫，楊柳折殘枝。怕見蒼山千萬里，人去遠，艸煙迷。芙蓉秋露洗胭脂，斷風淒。曉霜微。劍懸秋水，離別慘如

竟利有青衫，千點淚，何日裏，身休時。

趙旭詞畢作別親友起程而行於路無餐用飲夜住
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遂入城中觀看景致只見
樓臺錦繡人物繁華正是龍虎鳳雲之地行到紫元
坊尋箇客店安歇守待試期入場赴選三場文字已
畢回歸下處專等黃榜趙旭心中暗喜我必然得中
也次日安排蚤飯已罷店對過有座茶坊與店中朋
友同會茶之間趙旭見案上有詩牌遂取筆去那粉
壁上寫下詞一首詞云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內馬前喝道
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隊宴罷歸來醉遊街市

此時方顯男兒志，脩書急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流婿。

寫畢，趙旭自心歡喜，至晚各歸店中，不在話下。當時仁宗皇帝早朝升殿，考試官閱卷已畢，齊到朝中。仁宗皇帝問卿所取榜首年例三名，今不知何處人氏。試官便將三名文卷呈上御前。仁宗親自觀覽，看了第一卷，龍顏微笑，對試官道：「此卷作得極好，可惜中間有一字差錯。」試官俯伏在地，拜問聖上未審何字差寫。仁宗笑曰：「乃是箇唯字，原是口傍，如何却寫人傍？」試官再拜叩首奏曰：「此字皆可通用。」仁宗問道：「此

人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拆開強封看時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趙名旭見今在狀元坊店內安歇仁宗着快行急宣那時趙旭在店內蒙宣不敢久停隨使命直到朝中借得藍袍槐簡引見御前叩首拜舞仁宗皇帝問道卿乃何處人氏趙旭叩頭奏道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藝特赴科場幸瞻金闕帝又問曰卿得何題目作文字多少內有幾字趙旭叩首一一回奏無有差錯仁宗見此人出語如同注水暗喜稱奇只可惜一字差寫上曰卿卷內有一字差錯趙旭驚惶俯伏叩首拜問未審何字差寫仁宗

云乃是箇唯字，本是箇口傍，卿如何却寫作么傍？趙
旭叩頭回奏道：此字皆可通用。仁宗不悅，就御案上
取文房四寶寫下，入箇字，遞與趙旭曰：卿家看想寫
着單單去去，吳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趙旭看
了半晌，無言抵對。仁宗曰：卿可暫退讀書。趙旭羞愧
出朝，回歸店中，悶悶不已。衆朋友來問道：公必然得
意。趙旭被問，言說此事，衆皆大驚，遂乃邀至茶坊，啜
茶解悶。趙旭驀然覓壁上前日之辭，嗟吁不已，再把
文房四寶作詞一首，詞云：

羽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籍。男兒意，東君爲報。

牡丹芳，瓊林賜與他人醉。唯宇曾差，功名未就。他
天公悞我平生志，問歸來、回首望家鄉，水遠山遙。
三千餘里。

待得出了金榜，着人看時，果然無趙旭之名，吁嗟涕
泣，流落東京，羞歸故里，再待三年，必不負我，在下處
悶悶不悅，謾題四句於壁上，詩曰：

宋玉徒悲

江淹是恨

韓愈投荒

蘇秦守困

趙旭寫罷，在店中悶倦無聊，又作詞一首，名浣溪紗
道：

秋氣天寒萬葉飄，蛩聲唧唧夜無眠。夕陽人影臥平橋，菊近秋來都爛熳。從他霜後更蕭條，夜來風雨似今朝。

思憶家鄉功名不就，展轉不寐起來獨坐。又作小重山詞一首道：

獨坐清燈夜不眠，寸腸千萬縷。兩相牽，鴛鴦秋雨傍池蓮。分飛苦，紅淚晚風前。回首雁翩翩，寫來思寄去，遠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愁難待，淚滴滿青瓊。

自此流落東京，至秋深僕人不肯守待，私奔回家去。

趙旭孤身旅邸，又無盤纏，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爭奈身上衣衫藍縷，着一領黃草布衫，被西風一吹，趙旭心中苦悶，作詞一首，詞名鷓鴣天，道：

黃草遮寒最不宜，况兼久敵色如灰，肩穿袖破花成縷，可奈金風蚤晚吹。繞拚體，淚沾衣，出門羞見舊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覓與奴糊隔扇兒。

時值秋雨紛紛，趙旭坐在店中，店小二道：秀才，你今如此窮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覓討些錢物，也可度日。趙旭聽了，心中焦躁，作詩一首，詩曰：

旅店蕭蕭形影孤，時挑野菜作羹蔬。

材夫不識調羹手

問遣能吹笛也無

光陰荏苒不覺一載有餘忽一日仁宗皇帝在宮中
夜至三更時分夢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
載着九輪紅日直至內廷猛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
至來日蚤朝升殿臣僚拜舞已畢文武散班仁宗宣
問司天臺苗太監曰寡人夜來得一夢夢見一金甲
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九輪紅日此夢主何吉
凶苗太監奏曰此九日者乃是箇旭字或是人名或
是州郡仁宗曰若是人名朕今要見此人如何得見
御與寡人占一課原來苗太監曾遇具人傳授諸葛

馬前諫，占問最靈當。下奉諫，奏道陛下夏見此人，只
在今日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才，私行街市，方可
遇之。仁宗依奏，卸龍衣，解玉帶，扮作白衣秀才，與苗
太監一般打扮，出了朝門之外，徑往御街，并各處巷
陌遊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
樊樓，有鷓鴣天詞爲證。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闌
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
歌列管絃。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簷。

仁宗皇帝與苗太監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

而坐王正盛夏天道炎熱仁宗手執一把月樣白梨
玉柄扇倚着欄杆看街將扇柄敲楹不覺失手墜扇
樓下急下去尋時無有仁宗教苗太監更占一課苗
大監領旨發課罷詳道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見二人
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
仁宗道可喫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白壁之
上有詞二隻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後寫錦里秀才趙
旭作仁宗失驚道莫非此人便是苗太監便喚茶博
士問道壁上之詞是何人寫的茶博士答道告官人
這箇作詞的他是一箇不得第的秀才羞歸故里沈

不肯認錯
的人原自
無用學問
全在認錯
中歸長

落在此苗太監又問道他是何處人氏今在何處安歇
茶博士道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見在對過狀元
坊店內安歇專與人作文度日等候下科開選仁宗
想起前因私對苗太監說道此人原是自上科試官取
中的榜首文才儘好只因一字差誤朕怪他不肯認
錯遂黜而不用不期流落於此便教茶博士去尋他
來我要求他文章你若尋得他來我自賞你茶博士
走了一回尋他不着歎道這箇秀才真箇沒福不知
何處去了茶博士回覆道二位官人尋他不見仁宗
道且再坐一會再點茶來一邊喫茶又教茶博士去

尋這箇秀才來。茶博士又去店中并各處酒店尋問不見道。真乃窮秀才。若遇着這二位官人，也得他些資助，好無福分。茶博士又回覆道：尋他不見。二人還了茶錢，正欲起身，只見茶博士指道：兀那趙秀才來了。苗太監道：在那裏？茶博士指街上穿破藍衫的來者，便是。苗太監教請他來。茶博士出街接着道：趙秀才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着你，教我尋你兩次，不見。趙旭慌忙走入茶坊，相見禮畢，坐於苗太監肩下。三人喫茶，問道：壁上文詞，可是秀才所作？趙旭答道：學生不才，信口胡謔，甚是笑話。仁宗問道：秀才，是成

都人却緣何在此趙旭答道因命薄下第羞歸故里
正說之間趙旭於袖中撈摸苗太監道秀才袖中有
何物趙旭不答即時袖中取出乃是月樣玉柄白梨
扇子雙手捧與苗太監看時上有新詩一首詩道

屈曲交枝翠色蒼

因籠未際土中藏

他時若得風雨會

必作擎天白玉梁

苗太監道此扇從何而得趙旭答道學生從樊樓下
走過不知樓上何人墜下此扇偶然插於學生破藍
衫袖上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詩起筆因書於扇上苗
太監道此扇乃是此位趙大官人的因飲酒墜於樓

下趙旭道既是大官人的卽當奉還仁宗皇帝大喜
又問秀才上科爲何不第趙旭答言學生三場文字
俱成不想聖天子御覽看得一字差寫因此不第流
落在此仁宗曰此是今上不明趙旭答曰今上至明
仁宗曰何字差寫趙旭曰是唯字學生寫爲么傍天
子高明說是口傍學生奏說皆可通用今上御書八
字單單去吉吳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學生無
言抵對因此黜落至今淹滯此乃學生考究不精自
取其咎非聖天子之過也仁宗問道秀才家居錦里
是西川了可認得王制置麼趙旭答道學生認得王

制置王制置不認得學生仁宗道他是我外甥我信
封書着人送你同去投他討了名分教你發跡如何
趙旭倒身便拜若得二位官人提攜不敢忘恩苗太
監道秀才你有緣遇着大官人擡舉你何不作詩謝
之趙旭應諾作詩一首詩曰

白玉隱於頑石裏

黃金埋入污泥中

今朝遇貴相提掇

如立天梯上九重

仁宗皇帝見詩大喜道何作此詩也未見我薦得你
不我也回詩一首詩曰

一字爭差因失第

京師流落恨佳期

與君一束投西蜀

勝似山呼拜鳳墀

趙旭得大官人詩感恩不已又有苗太監道秀才大官人有詩與你我豈可無一言乎乃贈詩一首詩曰

旭臨帝闕應天文

本得名魁一字渾

今日東投王制置

錦衣光耀趙家門

苗太監道秀才你回下處去待來日蚤辰我自催促大官人着人將書并路費一同送你起程趙旭問道大官人第宅何處學生好來拜謝苗太監道第宅離此甚遠秀才不勞訪問趙旭就在茶坊中拜謝了三人一同出門作別而去到來日趙旭蚤起等待果然

昨日那沒鬚的白衣秀士引着一箇虞候信着封衣箱包袱只不見趙大官人來趙旭出店來迎接只見禮畢苗太監道夜來趙大官人依着我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錠白銀五十兩與你文書齋到成都府去文書都在此人處着你路上小心徑往趙旭再三稱謝問道官人高姓大名苗太監道在下姓苗名秀就在趙大官人門下做箇館賓秀士見了王制置時自然曉得趙旭道學生此去倘然得意決不忘犬馬之報遂吟詩一首寫於素箋以寓謝別之意詩曰

舊年曾作登科客

今日還期暗點頭

有意去尋丞相府

無心偶會酒家樓

空中扇墜藍衫插

袖裏詩成黃閣留

多謝貴人脩尺一

西川制置運相投

苗太監領了詩箋作別自回趙旭遂將此銀鑿碎算
還了房錢整理衣服齊備三日後起程於路饑餐渴
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約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餘里
之外聽得人說差人遠接新制置軍民喧鬧趙旭聞
信大驚自想我特地來尋王制置又離任去了我直
如此命薄怎生是好遂吟詩一首詩曰

尺書手捧到川中

千里投人一旦空

辜負高人相汲引

家鄉近轉受中

虞候道不須愁煩且前進打聽的實如何趙旭行一步、擷一步、再行二十五里到了成都地面接官亭上官員人等喧哄都說伺候新制置到任接了三日、並無消息、虞候道秀才我與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趙旭道不可去我是箇無倚的人、虞候不管他說、一直將着袱包挑着衣箱、迤到接官亭上歇下、虞候道衆官在此等甚、何不接新制置、衆官失驚問道不見新制置來、虞候打開袱包、拆開文書道、這秀才便是新制置、衆官也、嚟了一驚、虞候又開了衣箱、取出紫袍

金帶象簡烏靴，戴上舒角幘頭，宣讀了聖旨。趙旭謝恩，叩首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衆官相見，行禮已畢。趙旭着人去尋箇好寺院去處暫歇，選日上任。自思前事，我狀元到，手只爲一字黜落，誰知命中該發跡，在茶肆遭遇趙大官人，原來正是仁宗皇帝。此乃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栽柳柳成陰

趙旭問虞候道：前者白衣人送我起程的，是何官宰？虞候道：此是司天臺苗太監，旨意分付着我同來。趙旭自道：我有限不識太山，也擇日上任。驛馬離鞍，張

三簷傘蓋前面隊伍擺列後面官吏跟隨或儀仗止處
氣象軒昂上任已畢歸家拜見父母父母慕然驚為懼
合家迎接門前車馬喧天趙旭下馬入堂紫袍金帶
象簡烏靴上堂參拜父母父母問道你什舉不第流
落京師如何便得此職又如何除授本處爲官趙旭
具言前事父母聞知拱手加額感日月之光願孩兒
忠心補報皇恩趙旭作詩一首詩曰

功名着意本掄魁

一字爭差不得歸

自恨禹門風浪急

誰知平地一聲雷

父母心中不勝之喜合家歡悅親友齊來慶賀做了

好幾日筵席，舊時逃回之僕，不念舊惡，依還收用。思
量仁宗天子恩德，自修表章一道，進謝皇恩。從此西
川做官兼管軍民，父母俱迎在衙門中奉養。所謂一
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有詩爲證。

相如持節仍歸蜀
衣錦還鄉從古有

李子懷金又過周
何如茶肆遇宸遊